



围炉煮茗说“大雪”

□ 孙元礼

仲冬，“大雪”如期而至。大雪和雨水、谷雨、小雪，同为四个降水的节气。

二十四节气，是古代农耕文明的产物，最初反映的是我国中原地区的时令、气候、物候变化特征，从上古到春秋尚为雏形。西汉淮南王刘安主编的《淮南子》，在其卷三《天文训》中记载：“加十五日指亥则小雪，音比无射。加十五日指壬则大雪，音比应钟。”首次把小雪和大雪列入二十四节气，大雪正式成为二十四节气之一。司马迁、邓平等主持制定的《太初历》，首次把二十四节气编入历法。之后，各朝各代，对历法优化，逐渐形成了完整、科学的节气系统。

一

《说文解字·第十一卷》对“雪”解释：“凝雨，说物者。”雪是凝固的雨，说同悦，物都喜欢雪。古籍中最先出现“大雪”一词，是《时训解》（《逸周书》卷六）：“大雪之日，鸛鸟不鸣。”到了大雪这一天，寒号鸟就不叫了。

在《礼记·月令·仲冬之月》中，对大雪后事物的变化，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：“仲冬之月……冰益壮，地始坼，鸛鸣不鸣，虎始交。”意为大雪这个季节，水结冰，地冻裂，乌鸦、鸛不再鸣叫，老虎开始求偶交配。这些现象的发现，体现了劳动人民对自然界的长期观察，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。

在《山海经·东山经》里，有一位掌管下雪的女神，名为“姑射仙子”。姑射仙子最早见于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。肌肤若冰雪，淖约若处子。”庄子赞美她是一位冰肌胜雪、风姿绰约如少女的女神。她不食五谷杂粮，以露为食。她神通广大，心如止水。她驾云御龙时，只要抖一抖，就能飘落一场大雪，深受百姓爱戴。

为此，古代有些地方保留了祭奠雪神的习俗。大雪这天，德高望重的长者主持

祭奠仪式。设供桌，摆上猪头等祭品，焚香膜拜，祈祷雪神及时降雪，滋润大地，以求来年小麦丰收，度过夏末秋初的青黄不接。唯一和一般祭奠不同：完毕后，不烧黄表纸。

二

记得上学时，老师经常用“孙康映雪”的故事叮嘱我们刻苦学习。《初学记·卷二》记载，晋代孙康家贫，冬天用雪的反光照明读书。车胤用萤火虫的微光读书，与孙康的故事一起，合成了一个成语“囊萤映雪”，也叫“雪案萤窗”。老师还用“卧冰求鲤”的故事，训导我们孝敬父母。《搜神记》里说，晋朝王祥，寒冬腊月，继母生病要吃鲤鱼。王祥赤身横卧在冰雪之上，化开一条冰缝，得两条鲤鱼供奉继母。

《红楼梦》第五回，金陵十二钗（宝）钗黛（玉）的判词：“可叹停机德，堪怜咏絮才。玉带林中挂，金簪雪里埋。”曹雪芹写林黛玉用了“柳絮之才”的典故。这个典故也与大雪有关，出自《世说新语·言语篇》：“谢太傅寒雪日内集，与儿女讲论文义。俄而雪骤，公欣然曰：‘白雪纷纷何所似？’兄子胡儿曰：‘撒盐空中差可拟。’兄女曰：‘未若柳絮因风起。’”东晋的政治家谢安，在大雪天出了一道考题，让小辈对答。七岁侄女谢道韞冲口而出：“未若柳絮因风起。”以柳絮喻雪，形神兼备。后来为东晋女诗人，魏晋南北朝四大才女之一。之后，“柳絮之才”成了才女的符号。

诗中予雪许多别名。韩愈爱雪情有独钟，对沾肌即化的雪，直喻为玉肌冰骨的美人：“白霓先启途，从以万玉妃。”（《辛卯年雪》）苏轼把雪花比作“碎米”：“暮雪纷纷投碎米，春流咽咽走黄沙。”（《泗州除夜雪中黄师是送酥酒二首·其一》）“六花斜扑疏帘，地衣红锦轻沾。”纳兰性德在《清平乐·麝烟深漾》中谓雪花为“六花”，形象描绘了雪的外形，花开六瓣，

冰清玉洁。鲁迅先生在散文《雪》（《野草》）的结尾说：“那是孤独的雪，是死掉的雨，是雨的精魂。”

三

元代文人吴澄撰写的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定义：“大雪，十一月节。大者，盛也。至此而雪盛矣。”顾名思义，到了大雪这个节气，天气寒冷，降雪量大、次数多。

“大雪不封地，不过三五日。”北方一旦过了大雪这个节气，北风尖叫，雪花隔三差五漫天狂舞，苍茫大地，“渊冰厚三尺，素雪覆千里”。丛林秃枝，在寒风冰雪中，尽显原始的形态，虽形销骨立，却树树独飘风。常见的喜鹊、啄木鸟、凤头百灵不知躲到哪儿去了，就连麻雀也很难见到，真如“千山鸟飞绝”的凄冷境界。然而，大雪绘制的特异壮观景象，又让人感叹它的粉妆玉砌般的简约大气之美。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“积雪浮云端”“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”，诗人笔下白雪皑皑、气势伟岸壮阔的写意画面，成了丹青妙手取之不竭的元素。

一年四时的这些节气，使我们的生活颇有节奏感，成了生活中密不可分的风向标。风雨霜雪日光，浓缩了自然界不同季节，不同月份的现象，内藏着天地变化的密码。重要的是从农事活动中总结了气候条件的变异、对农业生产的影响，梳理了其内在的规律。北方一些地区流传有关农业生产的谚语，是农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经验的归纳。如有关大雪的谚语：“冬天麦盖三层被，来年枕着馍馍睡”“大雪不冻倒春寒”“大雪不见雪，锄地不能歇”等。如果大雪前后不下雪，农民就到麦田里划锄保墒，小麦虽然停止生长，但管理不能放松。第一次划锄要浅，以免伤根。还要压苗，在麦苗上撒上一层土肥，保持地温。开冻后，土肥化解，随着雨水渗透到麦苗根部，麦苗长得壮、拔节快。

大雪后，气温大都在零

摄氏度上下，人们的饮食也因地而异，各具特色。南方有“小雪腌菜，大雪腌肉”的风俗。大雪这天，家家户户腌制肉。用八角、花椒、桂皮等做大料，把肉放入缸内，加盐，加大料，腌制一段时间后，取出，挂在屋檐下晾干，就可以自食，或者招待客人。北方，则有喝红薯粥的习惯。“大雪封了山，热粥炕上端。”意思是说，农闲时节，煮一锅红薯粥，加上一把红豆、玉米糝，盛一碗，吸溜一口，热乎乎的，香甜的味道蕴藏很久。

仲冬讲究收藏积聚。吕不韦主编的《吕氏春秋·仲冬纪》指出：“是月也，日短至，阴阳争，诸生荡。君子斋戒，处必弇，身欲宁，去声色，禁嗜欲，安形性，事欲静，以待阴阳之所定。”是说，仲冬这个月，大雪过后，冬至到来，白昼最短，阴阳形成争斗之势，要斋戒，身心要安宁，摒除声色，遇事不急不躁，因时而动，顺势而为，等待阴阳平衡。从中医角度讲，仲冬人身体内阴气盛，阳气弱，容易受到寒气侵袭。因此，要特别注意保暖。在膳食上，北方要多吃温热食物，如：羊肉、牛肉、大枣、核桃、黑豆、黑芝麻以及山药等，抗寒健体，固本培元，顺应了中医的“冬藏”，来年生龙活虎。

堆雪人、打雪仗、滑冰……冰雪天地，是青少年疯玩的舞台。故乡村旁的小河，大雪后成了一条冰带。人们捂得严严实实，顺着河道，在冰面上滑行，哧溜一下，流星赶月一般，即使摔倒了，爬起来照样玩。

内置“大雪”的二十四节气，是中国的独创，蕴含着劳动人民对自然界的认知积淀，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，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一章。它把物候、气候、时候三者融合在一起，科学地表现了自然界的节律变化，被国际气象界誉为“中国的第五大发明”，2016年11月30日，其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。现在，二十四节气在社会生活、农事活动中依然是金科玉律。

初心若雪 人生洁白

□ 德喜

大雪节气悄然而至。古语云：“大者，盛也，至此而雪盛也。”看看天，一点下雪的迹象也没有。无雪的冬天，如同菜中无盐，寡淡无味。

朋友在哈尔滨，那里已下过好几场雪了，雪厚得能堵门。我这里，却只是阴冷，又冷得不干不脆的，让人焦急，焦急着等一场雪。

一闪念，想起明代大才子康海写的《冬》来，很应此时的景况：“云冻欲雪未雪，梅瘦将花未花。流水小桥山寺，竹篱茅舍人家。”寥寥数笔，勾勒出一幅安然祥和、分明又是骚动着的山寒水瘦的水墨画。无论是云、梅，还是流水、小桥、山寺，还有竹篱和茅屋，它们都在翘首等待一场雪的到来。等待的心，简直就要蹦出来了。

读《沁园春·雪》，喜欢极了。读，再读。眼前北国壮丽的雪景，气势磅礴，纵横千万里。狂蝶八千下瑶台，斜飞横舞掩河山。瞬间，把我的思绪带到那快乐的、有雪的童年乡下了。

小时候，鲁中山区的冬天，最美的景致就是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鹅毛大雪了。一夜醒来，窗外的雪花犹如披着羽纱的仙女，在天地间轻歌曼舞，美得令人陶醉。迫不及待地跑出屋去，啊！一股沁凉猛扑而来，天地间一片银装素裹，像黑夜遗留下来的一个洁白的梦，一尘不染，纯洁得叫人欢喜。“下雪了，好大的雪！”街上多得是这种惊喜的声音。洁白的雪，逗引着孩子们，堆雪人、打雪仗、滚雪球，在雪地里疯跑。它的纯洁和晶莹，总能在瞬间触动无穷的童趣。大人们拿起铁锹、扫帚，清理着院里街巷的积雪。爷爷喜上眉梢，口中念叨着：“今冬麦盖三层被，来年枕着馒头睡。”脸上荡漾着瑞雪丰年的喜悦。

想来，那雪就是年的瞳孔，总是笑意盈盈。一进腊月，特别是临近年关，家里的红灯笼、红窗花、红春联，屋檐下挂着的红辣椒，与洁白的雪相衬，烘托出一个安然祥和红红火火的年。那时雪大，哪怕是“雪纷纷，重掩门”也挡不住人们外出采购年货的脚步。爷爷总会把赶集买来的肉、鱼以及自家宰杀的鸡、鸭等年货埋进背阴的雪堆里，这样一个冬天也不会坏了。

现在，偶尔下一场雪，尽管稀稀疏疏，蜻蜓点水似的那么几枚，却足以让孩子们兴奋不已。他们在雪地里忘情地奔跑、追逐、打闹，堆雪人、打雪仗，早已把寒冷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天是寒的，心是热的，这是一个快乐自由的童话王国。总有那么一刻，孩子的心，如雪般散发着晶莹的光芒。我们盼雪、赏雪、玩雪，盼望的不仅仅是雪，还有雪落深处，那些简单纯粹的快乐。于是，我常常想，唯愿这样的冬季里，时常有沸沸扬扬的大雪光顾。大雪在，童真就在。

多么渴望一场大雪的到来。昨天夜里，我做了一个有关大雪的梦，我独自来到了一个白雪纷飞的地方，空中漫卷的雪花，拍打着我的脸，那么的凉爽，那么的滋润，那么的亲切。